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五回 遭奇禍海川打官司 遇釋放限期捕盜賊

上回書正說到，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丟失國寶，栽贓陷害，把海川抓到北衙門。海川上了囚車，湯雲、何貴這才說道：「童教習，來！您朝我坐下吧。」海川點頭說：「好。」把兩隻手放在何貴的腿上。何貴用雙手壓住海川的手，為的是防備海川「撞籠」，胸袋撞個窟窿，人家北衙門不收，就麻煩啦！湯雲上車臉兒衝外，怕有劫差事的。塔木耳跨車轅，把式搖鞭趕車往南走，奔帽兒衝北衙門，就是五軍都督府，後來的九門提督衙門。

他們來到門外，塔木耳下了車來到門前，裡邊兵丁出來。「請問，今天是哪位守備大人值班？」「白德勝大人。」「您給回一聲吧：方家衛衛協尉塔木耳求見。」「候著。」時間不大，白守備大人從裡邊出來，紅纓帽花翎子五品熊補兒，樂嘻嘻地一站，「喝，老塔，最近不錯呀？」「托福托福，有差事。」按理說，白守備應該過來看看，這回沒有。只說：「老塔進來。」

「是！」塔老爺心裡還說呢：白守備是個仔細人兒，什麼差事他都看看，這回這麼重要的欽犯，他倒粗心起來。到了屋中，看完公事，又詳細問了有關犯人被捕前後的舉動。「好吧，你先出去看差事，我去回稟提督大人。」塔木耳出來，心裡總覺得不是勁兒，這回差事怎麼這樣好交哇？一點兒不刁難，這麼快就回提督啦。剛想到這兒，就聽裡邊「當當當」一響，提督升堂啦。

老塔覺著更新鮮：提督大人今天辦事真痛快呀，這麼順利交差事，從我當差起是頭一回呀。

都督府提督大人姓陶名宗訓號致廉。見公文，立刻傳話升堂。快壯皂三班人役站立兩廂，出辦招房各位師爺以及謄錄生全都到齊。陶大人換好了官服，坐好，不怒自威，往兩邊看了看：「來人哪。」「喳！」「喚塔木耳進堂回話。」塔木耳登堂，跪在堂口回話：「下役正白旗四甲拉協尉塔木耳請大人安。」「起來回話。」「謝大人恩典。」「如何拿獲欽犯童林，在何處拿獲，有無拒捕案情，你要從實講來。不准包庇，如有不實，本提督定不寬容。王法無親，留神你的前程。」「下役不敢徇私隱瞞，刑司內大班湯雲、何貴去到王府前，案犯正陪王爺吃茶說話，當知情以後，案犯毫無拒捕之情。據王府之人透露：前不久有賊人兩次攪鬧王府，這五六個賊都是江洋大盜高來高去之徒，盡被教習趕跑，保護了王爺的身家性命，真若拒捕，非班頭所能致。是案犯自行投首，王爺親自交出的。」「你敢做證嗎？」「下役願做死證。」（塔老爺的話可最要緊，因為他是該管地面的長官，塔老爺斬釘截鐵的死證，無形中能救童林哪。）陶大人點點頭：「好，你所說與你的立案相符。下去之後，好好當差。」「謝大人恩典。」其實這是湯雲、何貴修好的地方，三個人統一口徑，這就等於三個人一齊辦的案啦，將來就能升賞。

北衙門給海川換了刑具，交待清楚。塔木耳領了回文，又給湯雲、何貴道了謝，便帶著空車、押護兵、刑具，回協尉官廳啦。

陶大人傳話：「喚刑司的原差、原辦進來回話。」湯雲叫何貴在班房看著童林，自己來到大堂，跪倒磕頭：「下役刑司班頭湯雲叩見大人。」陶宗訓細問一番，湯雲說的跟塔木耳一樣。大人一擺手，湯雲下來啦。大人傳話，「帶童林。」皂班頭往外走拉著長聲，「帶一童一林一」真是聲震屋上瓦。

海川一聽就好像在頭頂上「嘎啦啦」打了一個沉雷！皂班頭一托脖練兒，童林來到堂下，跪倒磕頭：「犯人童林參拜大人。」「童林抬起頭來。」「有罪怎敢抬頭。」「當堂無罪。」「謝大人。」海川很害怕，抬頭看提督大人：此官身高足有八尺，十分魁梧奇偉，肩寬膀厚，虎背熊腰。頭戴紅頂大花翎，身穿醬紫色的袍子，腰繫犀角涼帶，胸前獐獅補褂，頂戴朝珠，好不威風。

陶提督看童林忐忑不安，雖然害怕，卻一團正氣。一拍桌案：「大膽童林，看你外飾溫恭之貌，內藏虎狼之心，既為我大清子民，不謀報皇家雨露之恩，竟敢包藏禍心，進宮盜寶？國寶藏於何處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兩邊衙役一齊吶喊：「講！講！講！」童林以頭碰地，說道：「大人哪，犯人行端履正，奉公守法，怎敢越理胡行。我在王府當差，素日小心謹慎，從不離開王爺左右。不用說盜國寶，皇宮在什麼地方，犯人都未曾到過。請大人恩施額外，派員調查，犯人言語不實，願擔欺君之罪。再說犯人受王爺隆恩厚誼，感戴之餘，報答唯恐不及，決不敢觸動律條而犯天顏，請大人明鑒哪。」其實陶大人也聽得出來，童林的話發自肺腑，便道：「念你自行投首，免打四十大板，即使你矢口不招，到了南衙大堂，你也是自討苦吃，當堂畫供。」

您要問北衙門怎麼這樣好說話，不但一堂轟，而且這四十板子的例行公事也開恩啦？原因是這樣：第一、北衙門是過路衙門，他定不了罪；第二、賊情匪盜之案，尤其是欽犯，必鬚根據北衙門的供詞才往南衙送；第三、王爺的人情到啦。有此三點，北衙門對童林才沒有難為。童林離開貝勒府，王爺悵然若失，心裡很不好受。敢情這件事已然震動全府，大家聞訊，都跑來向王爺求情，王爺也很感動，說：「我一定設法救出童林。不過你們誰也別到東府告訴童林的父母知道，否則我查出來，可留神你們的皮。」「喳！奴才們不敢。」「快走，我還辦正事哪。」這一來大家都放心了。何吉進來說：「爺，快想法子吧，您看大家都為海川擔心，他們都要找老佛爺要人去啦。」

王爺想了一下說：「何吉，你帶六百兩銀子，拿著我的片子，要面見陶宗訓陳述詳情，叫他不准為難海川。另外你再拿四百兩銀子，去南衙門打點一下。教師爺回來要說，受委屈啦，我可罰你。」「奴才都記住啦。」何吉攜銀子帶片子飛馬而去。「何春，你馬上這麼辦，越快越好。」何春也去了。

王爺又吩咐馬號備馬，換好衣服，上馬加鞭，趕奔哈德門裡船板衛衛神力王府。神力王額爾金，軍功最大，門內有四十一桿阿葫兒槍。現在是參政五大臣之首，康熙皇帝決定什麼事，第一個就要徵得他的意見。雍親王托人情，托的是地方兒。府門外下了馬，回事處的人出來，趕忙跪下，「請爺安。」

「你去回稟，就說四阿哥請安來啦，問他賜見不！」「是！」回事處的人轉身往裡走，時間不大，樂嘻嘻地出來了，「回爺話，老爺子說算計著您該來啦。有請，到書房見面。」王爺邁步奔書房。甩瓦行袖搶步行禮，「胤禛請王爺安。」神力王爺微然一抬手，用手接安，「四阿哥，免禮吧。」「謝王爺。」「哈哈，我算計你要來的。丟失國寶翡翠鐲子，皇上止鑾，不去木蘭了。賊人大膽留下字據，上有你府裡教習的名字，叫什麼童林，對嗎？」

王爺點頭：「姪子已經給皇阿媽寫了請罪的折子，姪子再來給老爺子您請罪，順便把原委說明。老爺子明早見主子問及此事時，您心裡有個准譜。」「好，你說說。」王爺從童林學藝說起，一直說到戰五小，會老俠，捨命護府。又說道：「他來京半年，家眷也接來，除去定省父母，就陪著姪子練武，可以說形影不離。老爺子贊襄朝政，經歷大事無數，也沒見過盜了國寶還把自己名字寫在上面的吧？」「他為人如何？」「直到今天尚不改農民本色，事父母至孝，侍候姪子恭謹。」「嗯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你回去吧。」王爺出來，細細想想，沒有不妥當的話，這才放心回府。

其實何吉去北衙門比海川到的早。等海川到啦，上下都買通啦。陶大人換了官服，草草的過了堂，備好公文，當堂用了大印，又派了四名監守，四十名押護兵，叫原差湯雲、何貴一同去南衙交差。門外備好囚車，依然何貴打底子，湯雲在外邊，監守帶兵丁押護，走在大街上，人們知道這是解大差。

來到刑部，管值日的班頭叫鎖頭兒。有兵丁往裡去，一會兒的工夫值日鎖頭兒郭鈞出來，此人是個大個兒，黑臉兒。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們辛苦。」監守官把官文遞過去，郭鈞接過文書看了一下，然後圍著海川看了看。「二位老爺，把差事帶下來。」湯雲、何貴攙扶海川下了車，來到班房。當差的把刑部的三大件拿來。您看北衙門的刑具比廳兒上的大，刑部的刑具又比北衙門的大。不用說鐵鐐、背繩、手肘，就這掛脖練兒也是十分厲害的。當然海川是有功夫的人，這要含糊一點兒，三大件一上就暈啦。小青龍老秤十五斤哪，就是童林都感到不得勁兒，心想南衙門好厲害呀。

郭鈞一看就完啦，手拿公文來到書房問事。「稟大人，北衙門把差事送過來啦。」刑部正堂尚書張翎羽看完了公文，吩咐下來，換衣服，侍候升大堂。外邊一陣忙亂，三班人役兩班站立，有四個跟班兒的拿著馬褥子水煙袋，一切應用之物。各科各司各房

的頭目人全都來到。大人居中而坐，左右兩堂陪侍。護差人員把公文放好。張大人傳話：「帶原差。」「喳。」堂上壯班站堂的一齊喊：「帶原差。」湯雲進來，行禮後挺身而立，大人問的都是例行話。問完一擺手，湯雲告退。「帶童林。」海川機伶伶打個寒顫，如狼似虎的公差，一個個怒目橫眉，使人不寒而慄。海川匍匐堂口請安：「犯人童林給大人叩頭。」「因何不抬起頭來？」「唯恐衝撞虎威。」「正面。」「遵諭。」海川抬頭，看見堂官張翔羽，頭帶新緯帽，血點的纓子六道高梁，二品頂戴，身穿二口錦雞褂子四開氣的紫袍，腰繫犀角帶，大紅珊瑚頂子光芒四射，翡翠的翎管，單眼大花翎。朝珠補褂，好不威嚴。

大人細看海川，一副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」的剛正氣度，便知他負屈含冤。一拍桌案喊道：「大膽童林，竟敢以身試法，偷盜國寶翡翠鴛鴦鐲。因何起意，伙從多少，國寶藏在何處？從實講來，本部一定開脫於你。如想以身抗刑，僥倖躲過，本院絕不容情。」兩邊人役一齊吶喊：「講！講！講！」「大人，童林冤枉啊。犯人祖居霸縣童家村，世代務農，從無非份之想。只因自幼習武，又遇名師，藝成之後，被困京師，蒙王爺提攜王府充當教師。與王爺相處日久，常侍左右，王爺可以做證。犯人自到王府，身不離王府。皇宮地處何方，犯人尚且不知，怎敢犯天顏，盜國寶，欺君王，害自身。犯人本係農民，在家只知種地納糧，國寶雖珍貴，寒家有何用？再說犯人讀過書會寫字，您可以賞下紙筆，犯人寫出來，查對筆體。犯人實屬冤枉，請大人明察。」「你的話說完了嗎？」「犯人尚有申訴，如果犯人真的盜寶，因何還留下自己名姓，焉能自害自家？犯人受明師所授，門規甚嚴，妄動人間一草一木，門規不許。如果犯人真的盜寶，早是亡命之徒。兩位班頭的武藝，遠遠不及犯人，若想逃脫官府追緝，易如反掌。豈能俯首貼耳，甘領國法呢？望大人仔細思量，開脫犯人。」張大人點頭：「嗯，聽你之話，很有理。有拒捕的本領而不拒捕，安分守己，看來顯係有人挾嫌誣告，借刀殺人哪。」堂上大小官吏一聽：怎麼順著犯人的意思問案？看來大人吃人情了吧！其實這還不算吃人情，因為張翔羽本來就是王爺的人哪。王爺在大內，皇上的左右有舅舅隆科多，朝廷上有自己的妻兄、禮部侍郎、年妃的哥哥年廣堯，還有張翔羽，均為心腹。

王爺前者打發何春騎快馬直奔東四北三條張翔羽的私邸。何春下了馬正趕上管家張忠良出來：「何老爺吉祥，奴才給您請安。」「喲，忠良啊，見著你太高興啦。」「二老爺今天怎麼這樣閒在，您又饞啦，上我們這兒吃燒魚翅來啦？」「猴兒，別開玩笑啦，主子都急壞啦。你們堂官在府上嗎？趕緊回一聲。」「在在，我給你回去。」忠良知道有急事，立刻到了書房說道：「臧大人，北城根雍親王府何二老爺有急事相見。」張翔羽剛下朝。萬歲爺止鑾，他就知道有事，可不知道什麼事。雍親王府來了何二總管，看來是有要事，急忙說道：「有請。」忠良出來請何春來到書房。「喲，大人好哇，何春請大人安。」說著下跪請安。張大人趕忙扶住：「總管請起吧。您來有事嗎？」（張翔羽身為朝廷大員，都不敢隨便受何春的禮，看來何春這個人物不一般。何春是皇上給皇子的，這是隨爵的差事，要知道何吉何春哥倆都吃三品俸祿哪。）何春馬上把事情原原本本說明後，又道：「請大人開脫童教師。」張翔羽一聽好為難，得罪王爺不行，真按著王爺的辦，鬧不好要掉烏紗帽。又一琢磨，童林這個人我認識，看他也不是歹人，再說盜寶也不會寫上自己的名字。得罪皇上，我丟官是暫時的，得罪了王爺，那才會完了哪！想到這兒便對何春說：「何二總管，您先回去。一切照辦。」

何春走後，張翔羽傳轎，直奔刑部。張翔羽稍事休息，童林就到啦。大人給童林領供：「你這是有仇人借刀殺人。」童林心裡也納悶：怎麼大人替我說話啦。他仔細一想：噢，這個張大人去過王府，跟王爺有交情。童林磕頭回話：「大人明鏡高懸，犯人冤枉，確是有人挾嫌誣告。」大人點頭，寫好條子，叫聲：「來呀，叫童林畫供收監。」童林打好手印、腳印，交了條子，被值日鎖頭郭鈞帶著來到大牢。這大牢門上有個猛獸的大腦袋，十分兇猛。這種東西素性憎惡，遇見最惡的人就吞進去，當他向善啦，還能吐出來。

這叫遇惡而吞，遇善而吐。郭頭喊了一聲：「驚動！」有個小鐵門兒開啦，問：「哪位鎖頭？」「郭鈞哇。」說著把紙簽子遞上去。裡邊的人伸手拿住，時間很長，「嘩啦啦」大鐵門開啦。出來兩個獄卒，攙著童林往裡走。郭鈞可給提醒啦：「王府教師爺。」「知道啦。」獄卒挽扶海川往北走，有個四合小院。童林明白，自己是要犯，單押個地方。可這院裡栽種奇花異草、濃郁芬芳，這是什麼牢？自己一想：聽說牢裡虐待犯人，我童林領國法受王律，死也不懼，可要給我上私刑，我童林可不受。進了屋，海川可怔啦：這絕不是犯人呆的地方，明窗淨幾，擺設很雅致，還有一張牀，被褥都是錦緞的，裡面三新。

「童教師您先坐下。」童林坐在椅子上。獄卒拿鑰匙先把三大件給下啦，堆在旁邊。然後把臉水打來：「您先擦把臉。」海川一想，擦吧。擦臉的時候，茶就泡上啦：「您先喝茶吧，飯是說話就好。」海川喝著茶二目出神，心想這是要幹什麼？絕不是害我。噢，是跟我要錢，這沒關係。這時候獄卒說話啦：「童教師，您可多受驚啦。」童林微笑：「多謝，這位大哥，我問問你，這是刑部大牢嗎？」「沒錯，往裡地方大啦。」「牢房分多少號？別人打官司也象我這樣嗎？」兩個獄卒笑得前仰後合：「童教師，你真沒打過官司。像您這欽犯，到牢裡就『開鍋爛』哪，不死也脫層皮呀！」「那為什麼待我這麼好哇？」「好麼，一來我們王大牢頭敬重您是朋友，二來何大總管拿來四百兩銀子，都給您托付到啦。」哎，童林才明白：有王爺府的人情不成，還要花銀子哪。真是衙門口衝南開，有理沒錢別進來。「我問問你這王大牢頭是哪位，怎麼不來呀？」「王大牢頭名字叫王似虎。是前門大街最大的混混兒，一跺腳五牌樓都亂顫。因為人命打了官司，一來是真橫，滾堂熬刑，光站籠就站了十八籠。再說也真有錢，買了個不死，後來在牢裡熬得當了牢頭。尊重您哪，把您讓到他的住室來啦。」正說著，就聽當院粗聲粗氣喊道：「小子們，款待童爺了嗎？」獄卒趕緊挑簾子。王頭進了門，海川一看，喝！真有個樣兒，身高足在八尺往外，肩寬背厚，膀大腰圓。穿山東繭綢的褲子汗衫兒，條繅線板帶子的腰帶，腳底下雙臉緞鞋，腕腕係著綢子飄帶兒。大辮五股三編子的。後邊有個十幾歲的小孩，很機靈，右胳膊上搭著長衫。童林知道這就是王似虎，趕緊站起來抱拳拱手：「王大哥，多關照。」王似虎也一抱拳：「童爺，招待不週，受委屈，受委屈。你們別怔著，備酒菜，我陪著童爺喝兩盅。」這幾個大人忙上啦。小孩把長衫掛好也出去啦。

「童爺坐吧。」「您也請坐。」「童爺，您有王爺府的人情，我們以後多親多近。不過我聽何大總管說您身為更頭，保護王爺，打敗五個高來高去的飛賊。我王似虎得知，對您可就起了敬佩之心啦。咱二位得交個朋友，您看得起我，就拿我當個哥哥吧。」海川一想，自己什麼時候能出去？或許今後出不去啦，有這麼個哥哥省得在牢裡吃虧。於是趕緊站起來打千道：「大哥，受小弟一拜。」說著要行大禮，王似虎攙住：「兄弟，請個安就成啦。」

海川請了安，兩個人坐好，酒菜擺上。說真的，海川吃不下去。王似虎把酒斟上，「哈哈，賢弟，你雖精通武藝，可你不敢越獄。你要越獄就連累四阿哥爺。其實兄弟，你不用怕，哥哥保你三天以內准出獄。」這話一說，童林精神起來啦：「大哥怎麼知道？」「唉，這不是明擺的事嗎？憑心而論，盜國寶不是兄弟你。誰盜國寶還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哪，分明有人陷害。上邊明白，只有抓起你來，他們才有辦法。」「怎麼呢？」「哈哈，兄弟，通過你能找到盜寶正凶。還有，抓起你來，讓你帶罪捕盜，只有這樣，才能讓那些無事幹的人們好無事幹哪。兄弟，你放心，明天你可能就出去。」海川也想開啦，哥倆喝上了。

刑部大人張翔羽，命繕寫謄錄人員把口供備齊，放在護書內，立即上轎回東四三條私邸。到書房脫去官服換便服，擦把臉，叫書童把師爺請來。這位師爺姓胡，浙江紹興府的人，是個飽學之士。大人交待清楚，馬上把奏折寫好謄清，並放入匣內。次日四鼓起來，姨奶奶侍奉著梳洗已畢，取過拜匣，掌燈上轎直奔東華門，來到西路養心殿等候見駕。

此時繁星閃閃，東方微白。康熙升御輦，淨鞭「啪啪」的響著驅趕邪祟，八對金鎖提爐點著檀香，滿宮燈火，掌聲氣聲由遠而近。康熙來到殿內，在「正大光明」的匾下御座上坐好。面前有紫檀木雕刻的書案，上面有紙筆墨硯，案頭放著內外官員的折本，眼前放著一個八寶鑲嵌的香爐，香煙縷縷。

御座旁邊站著四司八處都總管梁九公，殿外列有品級台，九品十八級，文武官員靴帽袍套，翎頂晃動，各按職司官衙匍匐在丹墀。康熙年間還沒有軍機處，只有八大朝臣，分兩班跪下候旨。（上首四大名臣第一位就是神力王爺額爾金，這神力王是老百姓叫他，實際他的名字是「國務按辦和碩克肅親王」）。每位都是手捧朝珠，肘膝而進。

康熙看了一份請罪的折子，是雍親王府的師爺楊有蘭的手筆。寫得很委婉，意思是：兒子泣血請罪，府中有人盜寶，驚動聖躬，雖百死而莫贖。兒子所承君恩祖德，安逸之中，不敢忘卻祖訓聖諭。我大清國武功赫赫，兒子請了一位農村的教習，名喚董林，他在兒子身旁尚是行端履正，無輕浮舉動。

皇額媽天聰睿智，洞察秋毫，萬民敬仰，兒子也不敢接近蕩檢之徒，辜負皇恩，致招聖慮。舐犢情深，不勝依依，誠惶誠恐，以達天聽。皇上看完之後，留中啦。又看刑部的折子，皇上仔細推敲，按原折所奏，豈有自盜自告之理，再說四阿哥素來謹慎，為朕素知，怎能身染下流，結識歹徒，使其出入王府呢？想到這兒，眼望肅親王：「額爾金。」肅王以頭碰地：「阿哈侍候。」

（阿哈按滿洲語是奴輩的意思。當時朝典，滿稱奴，漢稱臣。）皇上一推折本，梁九公捧起來交給王爺，看完之後，雙手呈過眉際，梁九公接過放好。

「你看如何處分？」「奴才管見，四阿哥府內教習，定是遵法之人，稍有奸滑，四阿哥怎能容留，也不能自盜留名，給自己找無窮的麻煩，顯係有人陷害。教習一定會武藝，難免得罪人，再說賊人也有奇能，不然焉能盜寶！這種賊人，官府辦案也絕不能奏效。皇上寬恩，可令其帶罪捕盜，請回國寶！」

康熙皇帝點頭：「准卿所奏。」御筆硃諭：「董林盜寶，顯係有挾仇誣告，今命其帶罪捕盜，限期百日，如能克期奏效，欽犯就擒，國寶還朝，另有恩典；如逾期不能還朝，欽犯依然逍遙法外，二罪歸一，定要嚴辦。欽此。×年×月×日。」康熙散朝啦。

張翔羽捧旨意，出東華門上轎，飛也似地直奔刑部。撤去堂簾，來到書房，官衣都不換啦，吩咐升堂。當差的拿提牌來到大牢，小鐵門兒一開，把牌子遞進去，獄卒撒腿往裡跑，來到王似虎的屋中。這時候董林梳洗已畢，哥倆喝茶哪。「王頭，好消息，堂官下朝，升大堂提董爺。」王頭一看：「哈哈，道喜道喜，官司完了。快侍候著。」把三大件上好，開鐵門送出海川：「兄弟，踏踏實實地走吧。」當差同海川來到堂口，海川跪下，口稱：「犯人董林叩見大人。」「刑具撤掉。」張大人朗讀聖旨，讀完以後說道：「董林，萬歲旨意下，命你帶罪拿賊，請還國寶。限期百日。回府去吧。」說完了擺手散堂。張大人回府，給雍親王送了一封信，述說經過。這時牢頭王似虎進來啦：「哈哈，兄弟，你怎麼還不走呀，這兒可沒人管飯哪。」「哎呀，大哥，小弟的官司就這樣完啦？」「賢弟，你好糊塗哇，有道是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一紙入公門，九牛拽不出。你這官司要放在平民身上，馬上家敗人亡；在你身上就沒事啦。」「大哥，兄弟也是平民哪？」「唉，你是平民，可你身後，不有這位嗎？」他說著伸出四個手指來。「兄弟，我有事不能送你。趕快回府吧。」「是，大哥，承蒙關照啦。」海川這才離別刑部。

真是一個惡夢。旁邊有人喊：「教師爺，快過來吧，我們都等您啦。」

海川急視，喝！原來是二位總管大人在此等候。三個人往回走，一邊走一邊說，海川才知道南北衙門都花了不少錢。剛到富貴巷口兒，老千們都跑來問長問短，海川拉著大家的手一一答覆，何吉何春向著大家說：「爺還在裡邊等著哪。」一進垂花門，海川就見王爺下了大廳的台階，「哈哈……，海川，受驚受驚。」海川鼻子翹兒一顫，眼淚就下來啦，搶步跪倒：「爺，董林鐵案如山的官司，被爺給化解了，爺的恩情董林無法報答，生當殞首，死當結草。」王爺趕忙相攙：「快起來，咱爺倆談不到客氣。事情來得突然，我也擔心，可有一樣兒，我放心的是國寶絕不是你拿去啦。哈哈，不過我們爺仨可跑遍了北京城，翻雲覆雨的總算過去啦。一切也就都好啦。」說著往裡進了大廳：「準備好了嗎？」「喳，準備好啦。」陳升、李福兩個孩子眼睛都哭紅啦，拿著海川的衣服進來：「您先洗個澡吧，換換衣服。」海川只可答應，陳升、李福侍候著洗澡換衣服，海川這才來到客廳。酒菜都擺好啦。

王爺很高興：「海川先吃飯吧。吃完了你到東院去看看父母兄弟姊妹。他們都不知道，你可別提這件事。」海川答應。吃完饭去東院看看，一家子說了會兒話，才回大廳見王爺。一邊兒喝著茶，王爺才細問一番，海川把經過一字不遺的直說到從刑部出來。王爺點頭：「看來出衙門真不容易呀。海川你可好好想想，你還有個捕盜哪，你得罪了什麼人？趕快尋找線索。」海川搖搖頭：「爺是知道的，我在府裡接觸的人都稟明王爺，您也知道我的為人，絕不會得罪人。即使話言話語，得罪了人也不至於要把董林害死。」王爺一看海川冥思苦想，也點點頭：「我也想，你不會得罪人到這般地步。可什麼人吞了豹膽，身入大內盜寶呢？得啦，你這一天一夜儘管不受罪，也擔驚害怕的，你先回屋裡休息休息吧。」其實海川並不累。

海川往外走，一直奔東院，陳升、李福打簾子：「董教師，真把我們倆嚇死啦。」海川坐下，面帶笑容說：「你們兩個還是孩子，這官司沒法打呀，謝謝你們關心我，出去玩會兒去吧，有事我叫你們。」海川腦袋都大啦，自己無精打采的到裡屋，往牀上一躺，往裡一翻身，覺著有東西硌了自己一下。

（說真的海川根本也不躺著睡覺。）海川從牀上下來，把皮褥子、氈子一撩，低頭一看，「啊，盜國寶的賊人在這兒。」

海川往外來到客廳：「爺，盜寶的賊人找到啦。」「在哪兒？」「您隨我來。」來到教師院內，進了裡間屋，用手一撩：「爺請看。」王爺心裡納悶，怎麼賊跑到教師爺的屋裡來啦？到現在一看，恍然大悟，原來是單刀拐。

「海川，這單刀拐是侯二俠的呀？」「對呀，爺想過，應該把單刀拐給我二哥侯杰，由於我年輕，辦事心粗，他們爺兒幾個走啦。我仔細想，二哥侯杰老成持重，年高有德，確實拿我當做兄弟。可您想他的弟男子孫，可就難說啦。來北京背著我二哥盜去國寶，讓我童林用單刀拐去山東換國寶。」王爺點頭：「海川哪，你的心很細呀。來吧，去客廳談去。」爺倆來到客廳落坐，「海川，你的意思恐怕是少俠客們所為，對嗎？」海川點頭：「我是這麼想的。」「要真像你所說的，那就太好啦，不過不見得那麼容易呀。你想過沒有，能入大內盜國寶，絕不是等閒之徒，即便你真的遇見，縱有本領擒他，恐怕也要費一番周折。我倒願意和你去山東，借送單刀拐為名，去找侯家昆仲，求他老弟兄幫忙捕盜拿賊，那可就容易得多啦。」海川一聽連連擺手：「這可不成。爺是金枝玉葉，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您在北京，府牆高大，下人眾多，一出城圍，誰還知道您是王爺呀。」王爺解釋道：「海川，第一，我想通過你多認識幾位江湖朋友；第二，我和你去山東，礙著我的面子，侯老俠決不能袖手旁觀；第三，我也願意考察民間的疾苦。我可以報有病，每二十天給皇上遞個請安的折子。出城以後，有你在我的身邊，也沒什麼可怕的。即使我不去，你走了之後也難免再有鬧府的事情發生。你看怎麼樣？」

不管海川如何推辭，王爺還是說服了他，立刻著手準備。叫何吉去刑司，給海川領來龍批火票，這是拿賊的憑證。王爺派人準備一個大褥套，所有王爺專用的物品，完全放在裡面。多帶黃金，少帶白銀。單刀拐也放在裡邊，何吉何春與師爺看守王府。海川也囑咐兄弟弟婦好好侍奉二老。爺倆擇了個吉日，海川把大褥套往肩膀上一搭，軍刀包袱圍在身上。王爺換好便服，佩上一口寶劍。出離北京城，日夜兼程下山東。

離開了繁華的京都，出了北京城，過關廟直奔蘆溝橋。海川一看可麻煩了，在蘆溝橋淨數獅子就數了半天。遠望西北大山，青鬆疊翠，近看混河水，千里崢嶸。王爺看什麼都新鮮，一村一鎮，一水一橋，都要流連。這趕到什麼年頭才能到山東啊。「王爺，咱們快些走吧。」「海川，你忙什麼？你放心，百日期限，這是萬歲爺的一句話。這捕盜捉賊的事，可不能按旨意辦哪。過了期限我叫何春他們給你去衙門續日子，不要緊。我雖有時隨駕去木蘭，可是不能隨便，這回我可要好好玩玩，無拘無束的多好。還有，離開北京就要加小心。你總叫我王爺，不行啊。」「您說叫什麼呢？」「這麼辦，你叫我『掌櫃的』，我叫我『伙計。』」海川一聽，好極啦。他倆熟悉熟悉，還真叫順嘴啦：「掌櫃的，您經常在城裡，不知道出門的不容易，即便您出門，也是坐車騎馬，僕眾驅從，前呼後應。現在可不一樣啦。只您兩隻腳，您把這錦繡江山看成一張畫吧。說說笑笑，指指點點，就顯得不累啦，您說對嗎？」「對對。」王爺也有心事，當年聖祖六次南巡，訪問民間疾苦，自己素有大志，這次出來是好機會。爺倆說著話兒也不寂寞。

按官站走良鄉到涿州，出南關往東南，走雄關經十二連橋赴北口，穿任邱奔河間府、武邑、棗強，到清河縣。過了清河，可就是山東地界了。來到清河縣境，天色漸晚，眼前黑壓壓霧沉沉一座大鎮甸。來到北鎮口一看，有個大石碣，上邊有仁字「油坊鎮。

」這可是通衢大鎮，來往行人不少。二位來到十字街，王爺一瞧，東南角圍得水泄不通，裡三層外三層，依著海川，往東街走就要打店啦。可王爺圖熱鬧兒：「伙計，咱到這邊來看看。」說著可就過來啦。擠進來一瞧，是個打把式賣藝的。地下放著擗馬子，裡邊鼓鼓囊囊的，外邊放著有十幾貼膏藥，還有一沓子紙，上邊印著字。擗馬子旁邊放著一口單刀。這位賣藝的有四十多歲。穿藍布褲褂，銅鈕子，係著藍布搭包。黑黢黢四方臉兒，粗眉大眼很精神，高鼻樑四字口，青鬚子薦兒，大辮子盤起來，顯得很忠厚。江湖上有金批彩掛，金是算卦的，批是賣膏藥的，彩是戲法，掛是賣藝的。這位就是掛子漢兒。就看這位一抱拳：「眾位弟子師傅們，長輩和兄弟們，在下祖居山東濟南府，大明湖畔人氏，姓趙名勝，有個小小的綽號叫爬山虎。在家裡學了幾手粗糙的莊家武藝，不值識者一笑。

只因在下去雲南訪友，路過貴寶地，盤纏短少，住店要店錢，吃飯要飯錢，有道是『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時時難』，因此人奔福地，虎奔高山，來到這裡把能為扔在地下，學徒打趙拳踢趙腿，不過是墊墊場子。老師傅們別走別散，您給我站腳助威；打過一拳的踢過一腿的同行同道，六扇門裡，六扇門外的，僧道兩門，回漢兩教的老師傅們捧捧我。我給不走不散的眾位作個揖。」說著給四面兒的人都作揖。然後又說：「再給四面為上的鄉親們作個揖。」作完了之後，他剛一拉架式，又停住啦：「那位要問，練完了要錢不要哇。您放心，不要錢。那位問不要錢是為了過癮嗎？學徒沒癮。那一定是熱病沒出汗叫汗憋的不是，到底為什麼？學徒是保鏢為業的達官，我們鏢行有一種膏藥，專治跌打損傷，閃腰岔氣，筋骨麻木，受寒受風，老年人胳膊腿疼疼，您買了我的膏藥，貼到患處，保您病根盡除。老年人可以返老還童，青春永駐，體健身輕。好處太多啦！您聽了以後想多買，那可不成，學徒我帶的不多。怎麼辦呢？您看我這兒有票，上邊印的專治各種病症。」說著他把票拿起來：「我撒給您票，接著的您也別喜歡，接不著的也別煩惱，先接的只限兩貼，後接的可不定能否買到，您多包涵。說良心話，這種藥您也不必多買，有兩貼就可以。第一次用完之後，您把它留著再給別的患者用，連治十八人，叫『十八尊羅漢膏』。您要著急，叫我快點賣，您還是別忙。有這麼句話，『淨練不說傻把式，淨說不練嘴把式』，我還得練完了再賣。還是那句話，不要錢。練完了您往裡扔錢，可等於罵我，別說我把錢給您扔出去。我憑膏藥賣錢。四面為上，我再作揖。咱們這就練，爺台們上眼吧。」說著下腰練上啦。這趙拳還是真不錯，拳似流星眼似電，腰如蛇形腿如鑽，「啪啪啪」，練完之後收住架式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按理說這練武一行，分為四種。

頭一種是保鏢的，吃的是四方，哪兒都能保；第二種是教場子，吃的是一方；第三種是護院的，吃的是立錐之地；第四種是賣藝的，吃遍天下。

趙勝練完了，在場子裡轉了一個圈兒：「我看看有走的沒有？」說著他拍大腿一伸大拇指，「嘿，罷了，看來我的人緣不錯，一位走的沒有。」說著他把藥方子拿起來：「現在我可要撒票啦，咱是從財位上起，福位上落，哪位接票，哪位接票。」說真的，連一位伸手的都沒有。他轉了一個圈兒，沒人接方子。

這時候王爺看著有點兒不對頭啦，「伙計，有現成的錢嗎？」說著往褥套裡伸手。真巧，零錢還真沒有啦。王爺摸出一錠銀子來，足足有十兩。王爺不在乎，「喇」的一下就扔進來啦。正扔在趙勝的腳下。這麼多人都看王爺。趙勝也瞧見啦，他眼含著淚：「唉，沒有這位爺台周濟，我算白練啦。」

他貓腰一伸右手，就要撿這塊銀子。突然間從外邊翻身進來一個人，對準趙勝的手背上就踩。不是趙勝手快，就給踩上啦。趙勝不敢拿銀子，一抽手，這人正踩在銀子上，「嘭」的一聲，給踩到地裡去啦。

王爺一看這個人，是位年輕的小伙子，大不過二十歲，細條身材，繭綢的褲子小褂兒，腳下緞鞋襪子。左胳膊上搭著長衫兒。長圓臉，一條大辮子，少白頭，濃眉大眼很精神，一臉忠容。他衝著王爺：「這錢是哪位給的？」

要說王爺的膽子真大，邁步就進來啦。海川一看，王爺真橫，他也跟著進來了。王爺一指自己的鼻子：「哈哈，朋友，怎麼給錢不對啦，我給的呀。」

這年輕人一撇嘴說道：「透著你有錢吧，幹什麼不好，單單到這兒舍財買臉來。」王爺把臉一沉，說道：「小小年紀，你管得著嗎！我看賣藝的功夫不錯，我願意給，你不服氣，你練哪。練好了我也給錢。」「哼！顯得你有錢。他練藝就該打聽打聽，此地有沒有前輩。一聲不響擗場子，有背武林規矩，你懂嗎？」王爺真不懂得。

這時候趙勝過來啦，看了看年輕人：「朋友，我懂規矩，無奈我分文皆無，怎麼拜見本地師傅？你真要是人物，就該體諒我淪落異鄉。人家師傅給錢，你還挑眼，你太仗勢欺人啦。」說著話，左手一晃，右手掌就到啦。這個人沒防範，一看掌到，上右步一閃，沒想到趙勝很快，右腳紮根，左腿照定這年輕人的小腹就踹，「嘭」的一聲，把這人踹了個仰面朝天，這麼多的鄉親沒人管，也沒人說話。年輕人臉紅啦，就地十八滾，鯉魚打挺站起來，低頭就跑啦。趙勝把銀子撿起來，過來行禮，「謝謝爺台。」王爺伸手給扶起：「朋友，你叫趙勝啊？」「是。」王爺又拿出二十兩銀子：「你快收拾東西走吧。剛才這個人定是地頭蛇。看來你該早離是非之地。」「爺台說得對。」「好。這二十兩銀子你就作為路費吧。」趙勝很感激：「二位爺台賞的太多啦。我謝謝您。您二位爺怎麼稱呼？」「這個你就別問啦，快快走吧。」

「嗯，後會有期。」趙勝行禮，收拾了東西物件走啦。

趙勝走了，看熱鬧的也散啦，他們二位也往東街走來。您看這油坊鎮，雖然是鎮甸，可連地圖上都沒有。它是一半屬清河管，一半屬景縣管。爺倆商量住店。路北有座店，伙計正在門前讓座兒：「客人們往裡請吧，再往前走，就要錯過宿頭啦。我們這兒是三輩老店，紅白兩案，掌勺的師傅是從北京請來的，他們的前輩都從御膳房裡出師的，做出來的南北大菜，保您可口滿意。伙計都和氣，您住我們這兒就像到自己家裡一樣，所有被褥都是新洗新漿的，牆也都是四白落地，前後通風也涼快，沒有蚊子蠅子蟻子跳蚤。您放心，連廁所都乾淨。請吧。價錢公道便宜。請吧，讓兩位！」

買賣人和氣生財呀。可王爺海川爺倆一到門口，伙計不讓啦，反倒摘燈上店門兒。王爺問道：「伙計，沒上房嗎？」「對不起，客爺，早滿啦？」

「啊，跨院呢？」「也滿啦。」「單間呢？」「哈哈，滿啦。」王爺生氣，心想剛才你還喊哪，這麼一會兒就住滿啦。「伙計，你們的伙房大炕也滿啦？」

「滿啦，爺台，真對不起，誰願意推著財神爺往外走哇。不瞞您說，別提伙房，連櫃房裡掌櫃的跟先生都攞起來啦。馬槽裡對腦袋睡倆，廁所板凳上都睡一個啦。實在沒地兒，您往前走吧。」王爺一想往前走吧，沒想到經過三家兒店房都是這個話。喲，今兒晚上要住不上店哪。

王爺一看路南有座大店。東邊走馬門車門，緊挨著村口。白牆之上寫黑字「仕官行台，安寓客商，大小車輛草料俱全。」當中大門，門燈高掛，兩扇大門門心上有字，上首是「孟嘗君子店」，下首「千里客來投」，當中一塊匾：「李家老店」。有桿旗子插在西邊，上垂首「英雄把式店」。王爺可就怔啦，說道：「伙計，再往東就出鎮口啦。只這一家還是英雄把式店，怎麼辦？」

其實海川看見這幾個字，心裡有些氣，他說這個，有驕自來香，何必迎風站哪，會武藝也不能帶到買賣上，叫什麼英雄把式店哪？」掌櫃的，咱就住這兒吧。」店門口有個伙計走過來啦：「兩位爺台，咱這有上房，您住嗎？」

「住。」伙計叫底下人，接過海川的褥套說：「爺台，請吧。」進了店房，西邊是櫃房，屋裡燈火很亮，門口上邊有塊匾匾灑金星寫黑字「櫃房」。門上首釘個小木牌兒，上寫「銀錢重地，閒人免進」。進了店門洞，迎面是個木製影壁，有兩個字「接福」。繞過影壁，東西兩溜客房足有二十間。往西還有兩層跨院。南上房的客房，順著西邊箭道繞過去，又是一層院，西邊有角門通著，東邊也有角門通著，南房三大間，前出一步廊。伙計攏簾子，海川一看，西屋是個暗間，外邊兩間，有後窗戶，要按店房來說很不錯。迎面是架几案，八仙桌，有椅子、兀凳、靠東牆也有桌子椅子，牆上掛著對聯山水畫。褥套放好，其他伙計都走啦。只有一個伙計，二十多歲，漆黑的一條辮子，新剃的頭，濃眉大眼薄嘴唇，透著能說。一身藍，係著圍裙。手裡拿著兩把布擗子提著

過來：「兩位爺台，先擲擲土吧。」王爺海川接過來到院中抽打。這個伙計可顯著麻利勤快，臉水端進來放在盆架上，手巾肥皂放好，等爺倆擦臉的時候，茶就泡上啦。爺倆坐下喝茶。臉水倒完，進來侍候著。

「二位爺台喝著茶歇著腿，想著菜，我好給您要去。客人多，需要排著。」

王爺上下打量問道：「伙什貴姓啊？」「啣喝，爺台，我是侍候客人的，不敢擔這「貴」字。賤姓何，排行在二。」「噢，何二。」「爺台喜歡，願意叫何幾，都行啊。」「今年多大歲數？」「二十三歲。」「哪兒的人哪？」

「本鎮的。」「你倒很和氣呀。」「爺台誇獎，因為愛說愛笑，人家都管我叫『話把何』。」海川一聽哈哈大笑，話把何也笑啦。接著問道：「爺台二位是不是給那位賣藝的銀子來的？是不是您二位想住店，沒人敢讓您住哇？是不是您看我們這掛著『英雄把式店』，有些納悶啊？」嘿，話把何提的這幾件事，還真是刀對鞘啦。王爺趕忙提出來：「何伙計，你就給我們說說這幾件事吧。」話把何搖了搖頭：「不瞞您說，不是一句兩句的事，耽誤您二位吃飯。」王爺一擺手：「不怕，你說吧。」話把何說出一番話來，王爺海川點頭贊歎。

原來這李家老店的店東姓李名源，闖蕩江湖有個美稱「展翅金雕鐵掌李源」，是位成了名的老英雄。他父母雙亡，當然日月還算好過。妻妻吳氏十分賢淑。帳房先生名叫劉山。排行在三。這人心術多，幫助李源開店，確是左膀右臂。李源從小就練武，功夫還是真不錯，誰都知道李源好把式。就在爺們住的這二道院兒的房後邊，搭起個天棚來，李源風雨無阻，沒事就練。

這天外邊來了一撥兒人，是從山西保一撥鏢現銀子，到東昌府城裡去。

他們可不是保鏢的，這是受朋友所托。達官老爺很年輕，也就在十八九歲。

來到二道院南房，鏢師伙計各自歸屋休息，年輕達官擦臉漱口喝茶。這時候李源正在後院練功。這達官爺是山西的老客，說話是山西味：「伙計，快來。」

伙計趕緊跑進來：「老客，您有什麼吩咐？」「我問問你，後邊乾甚的？」

「我們掌櫃的練功夫哪。」「嗯，就他一個人？」「對。」「我聽著後面好像狗打架，就是聽不見狗汪汪。」「唉，老客，您這是什麼話？人敬人，鳥抬林，年輕輕的，不要嘴損嘛。」「不是我老西嘴損，他這個把式，練不好連小命都得搭上。」「老客的把式一定很不錯啦？」「不敢說好，揆你們掌櫃的很有富餘。」「那好吧，您可以跟我到後邊兒一趟嗎？」「當然可以。」

老客跟著伙計往外走，轉到後院。「掌櫃的，您先別練了，有這位老客挑眼啦。」

李源收住架式：「怎麼啦？」山西老客搭腔說：「不怎麼啦，就是你練的這玩藝兒跟狗打架似的，我老西不愛看，也不愛聽。」李源一抱拳：「老客貴姓？」「老西貴姓於。」李源一聽，這位真不客氣，便問：「府上什麼地方？」「我府上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正南於家莊。」「於老客您看我這功夫不好？」「你練的這玩藝都是挨揆的功夫。」「哈哈，於老客也能揆我嗎？」

「有富餘，一隻手就打出你的乾飯來了。」李源搖頭：「我可有點不信哪。」

「不信不要緊，可以試試。」「怎麼個試法？」「你先練趟功夫我老人家看一看，看著你夠不夠挨揆的資格。要是夠，老西就揆你。不夠也不要緊，過二年老西再來揆你。」李源聽了真生氣，又只好點頭：「好吧於老客，我練趟拳，您給指點指點。」說著話，打了一趟長拳。有拳歌為證：「雙手垂胸到兩邊，膝前橫下鐵門栓。金盆落日沖天現，望月推窗在眼前。鐵牛耕地須著力，翻身踹倒太行山。背解紅羅須盤肘，斜身劉海戲金蟾。」

「啪啪啪」打完之後，收住架式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李源自己很得意：「於老客，您看夠挨揆的資格吧？」「剛剛夠格。你要是真想挨揆哇，那可是閻王面前掛號，判官簿上除名啊。」「沒關係，我跟您學兩招兒。來吧，於老客請吧。」「不成不成，就這麼動手，我老西不乾。」「您打算怎麼動手？」「我要把你打死或者打傷，你要訛我，『強龍難壓地頭蛇』。真想動手，你給我立個字據，死傷勿論。那我老西才能揆你哪。」李源答應：「成啊。」又吩咐伙計：「去到櫃房跟劉先生要紙筆來。」伙計奔櫃房，一會兒拿來啦。李源握筆作書一會兒寫好啦。「您看看。」於老客接過來一看：「立字據人李源，祖居本地油坊鎮，開設李家老店。自願與山西於老客比武。難免失手，死傷勿論，絕不准訛人誣賴。空口無憑，立字為證，年月日。」

「不成不成，你還沒打上手印哪，我們山西人最仔細。」「好吧。」李源打上手印。老客說：「這回成了。」「您先等一等。」「幹什麼？」「我要打了您哪？」「不會的，做不到哇。」「可萬一呢？」「萬萬一也沒有。」「哈哈，不成，您也給我立一張字據。怎麼樣？」「白廢紙張。」「沒關係。」

「好吧。」於老客也寫一張字據，打上手印：「這總成了吧？」「行啦。」

兩個人來到場子，李源封住門戶：「請。」李源左手晃面門，上右步，右手掌掛風聲，直奔於老客胸前。敢情於老客別看年輕，實受過高人傳授，他用了一招，叫「崩拳」。用左手反腕一壓，右手拳其快如風，正是李源的前胸，「嘭」的一聲就打下啦。李源就覺著天旋地轉，五腹六肺一翻個兒，「撲」

一口鮮血噴出老遠去，「撲通」栽倒了。伙計趕緊過來攙扶。這時候前院的人也知道訊兒啦，跑過來「掌櫃的，掌櫃的。」連叫帶哭。半晌兒，李源才把這口氣緩過來，臉色蠟白，吁吁作喘。於老客哈哈大笑：「哼！打死沒關係，我有字據。」說著他回屋啦。店裡的伙計們可不樂意啦：「掌櫃的，咱到衙門告他去。」李源擺手：「不必，我們立了字據，怎能反悔。你們設法打聽他到底是什麼地方來的，叫什麼名字，家裡還有什麼人？然後告訴我。好好招待於老客，店錢飯錢全不要啦。把我攙回東院。」伙計們答應著，攙李源來到東院，可把李大奶奶給嚇壞啦，趕忙派人請先生看傷。

次日於老客算帳要走，伙計才說：「掌櫃的說啦，不打不相交，一切店帳，掌櫃的不叫要啦。」於老客這高興：「好極啦。看來這一拳打出理來啦，明年我還來。」伙計心裡這個氣。敢情跟他們的人一打聽，才知道這個於老客是誰。李源養了半年傷，復舊如初了，伙計才告訴他：「掌櫃的，您知道於老客是誰嗎？他姓於叫於秀，由於長的俊俏，外號叫「小蓮花」。家住太行山西太原府太谷縣南於家莊，父母都沒有啦。他自幼跟著伯父，能為也是伯父教的，家規很嚴，他伯父乃武林當代大俠，姓於名成表字洞海，江湖人稱『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飄雙』。家傳十八趟通臂掌，二十四式形拳，打遍天下無敵。整世童男，混身的橫練，堅硬如鋼，單掌開碑，擊石如粉，崇禎九年，在北京城京西北妙峰山瓜打石，三闖桃花會，三進桃花寺，踢死過金頭豹項衝，摔死過銀頭豹項寶，單臂舉過千鈞鼎，戴過守正戒淫花，威鎮武林，露過大臉。現在年歲已高，閉門思過啦。家裡掛千頃牌，是當地有名的大財主。」李源聽完了暗自點頭。於秀家學源淵，我豈能抵擋。

李源是個有心人，他把家務安置一番，又托付劉三掌管店房。自己帶好路費銀兩，直奔山西而來，找到於家莊。這個村子足有一千多戶人家，而且逢三排十的集市，十分熱鬧。街上買賣鋪戶，應有盡有。西頭路北有個雙合店，李源住店啦。自己想著，怎樣設法跟於老俠接近。第二天清早起來，李源準備活動活動，到村口外練練功夫。他剛要走，就聽店裡掌櫃的伙計們喊上啦：「年輕的客人們有願意幹活掙錢的嗎？於老爺子他們家管事的來啦，現在正是割麥季節，每天三頓飯，全是白面饅頭，還有四吊工錢。有願拔麥子的嗎？有願意去的到門口集合。」凡是年輕人都是趕麥場來的，呼嚕呼嚕，出來足有二、三十位。李源一想，我也趁這機會去吧。到門口一點數，三十五位。「成啦，走吧。」

李源跟著大傢伙兒從十字街往北，快到村口再往東。李源一看，喝！於老俠的住宅占半趟街，整磚到頂，抹灰灌漿的瓦房，十分講究，足有一千多間。座北的大門，兩邊走馬車門，一邊四棵門槐，枝葉茂盛。過了大街口再往東，路南的場院，門口已經有了不少的人。有三、四個人拿著帳本，每個人的名字寫好登記，然後交給管事的。這位管事的名叫於小三，也就在三十多歲，很聰明。李源也跟著大家寫好名字。進院一看，除去幾十間長工房子，就是放家具的敞棚、車棚、馬棚。新建的大麥場，場邊放著七、八個大石滾。

長工房前邊，放著一溜溜的矮腳長木桌子，兩邊放著小木凳，有幾個鐵製洗手盆子。東面是大廚房。

這時候於小三就喊上啦：「大家快來洗洗手吃飯吧。」大伙兒吃完飯，於小三叫掌作的過來，一人帶多少短工，到哪塊地裡拔去，到時候有大車往場裡拉。

三夏大忙，農民們辛苦，一年到頭哪有清閒的日子，這麥收就更受累了。

一天過去，到收工回來說吃晚飯啦。人們都累壞啦，坐著躺著，抽煙聊天。

唯有李源不閒著，折個跟頭，打拳踢腿，招大伙兒一笑。於小三看見可就說：「嘿，李伙計，你真不累呀。」李源哈哈笑起來：「於管家，我這個人跟猴兒一樣，登梯爬高，好動不好靜。」「拔麥子這種活累呀，你還有力氣乾這個？」「這點活算什麼，我的武藝可不能扔下，一扔下就要退步哇。」

「你練的玩藝怎麼樣？」「很不錯呀。」於小三一撇嘴：「你呀，在我們這兒你少說會武藝。不瞞你說，咱們這兒可有震天動地的人物。」「喲！誰呀，怎麼沒聽說？」「告訴你，就是我們本家老爺子。」「我怎麼沒看見哪。」

「你下地幹活，上哪兒瞧去？」「他老人家怎麼稱呼？」「老爺子叫於成號洞海。」「多大年紀啦？」「八十多歲啦。」「於管家，你想法子讓我見一面成嗎？」於小三一撇嘴：「你要托我，還是准成，那是我本家的爺爺，別人真辦不到。咱們可說好啦，見著他可別動手動腳的。」「嚇死我都不敢。於管家，明天你派完活等著我，只要收工，咱倆到十字街醉月樓喝兩盅去。」

於小三最愛喝。「好吧。」果然，第二天晚上收工，倆人去啦，一頓就花了好幾兩。第三天又去啦，又花了好幾兩。一連五天如此。

這天吃完了飯，於小三一笑：「李伙計，你請我吃飯，花了二十多兩，可你拔麥子才掙個十來吊錢，你賠本啦。」李源搖頭：「我不在乎，我只要能看於老爺子一眼就值啊。」「哈哈，來吧，老爺子今晚上就見你。」「您給我說了麼？」「說啦。」「於管家，就是您帶我去見，不能有別人。」

「根本也沒有別人。」「好極啦。」付了飯賬，兩個人來到老俠家門口，悄悄而入，一直進到四層院子，來到西跨院書房。

「你等著。」於小三進去，一會兒出來啦。招手叫李源。兩個人一同到屋中，李源也沒工夫細看屋裡的陳設，迎面紫檀的架几案，紫檀大號八仙桌，兩邊太師椅。上首坐著一位老人，大身材，雙肩抱攏。身穿藍綢子長衫，白綿綢子的汗衫中衣，白綾的高勒襪子，寸底的福字履。白剪子股的小辮，通天的鼻子四字口，唇若丹塗。

一部花白鬍子飄灑胸前，兩隻眼睛亞賽明燈，好精神。

李源趕緊磕頭，「老人家在上，末學小子李源叩見。」老頭沒讓起來，用手點指：「你是什麼人，聽你口音好像直隸的，來到山西幹什麼來了？實話實說還可以，不實說，諒你插翅也飛不出去我這小小的宅院。」李源就知道老人家對他注意啦。其實第一次李源跟於小三說完話，當天晚上小三就見著於老俠，先把麥場的收割情形，跟老人家說完。然後又提到李源：「老爺子，這個人幹活不惜力，而且有用不完的勁兒，他想看看您。」老人家點點頭：「三兒，什麼時候我讓你叫他，你再叫。明白嗎？」「行啦，聽您老人家的信兒。」從這天起，老人家暗地裡跟上李源，從地裡幹活，到飯館吃飯，花錢不在乎。老人家一想，這個人看來五官端正，言談舉止都不像個壞人，到底見我幹什麼？萬一要是不法之徒呢？這才叫於小三叫李源來。

現在老人家一說話，李源跪倒磕頭：「老人家莫怪，小子有下情上稟。」

這才把所有的事一說，然後說道：「這次千里迢迢來到山西，設法接近老人，為的是請您約束子弟，在外邊怎能無故傷人呢？」老人家聽了，很生氣。他右手放在硬木的桌子上，稍微一抬，往下一落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李源嚇了一跳，紫檀木的桌面都碎了，好大的力氣呀。老俠把李源攙起來：「孩啊，叫你受委屈，老夫之過也。你很喜歡練武嗎？」「孩兒十分喜愛，苦不得名師指點。」「好。於小三，今日之事，不准對外人言講，更不准叫你小叔叔於秀知道。」「是，孩兒知道。」一擺手，於小三退出去啦。「李源，老夫有意收你做個人室弟子，你樂意嗎？」李源跪在地下：「恩師不棄腐朽之材，弟子願列門牆。」「起來。你隨我來。」老俠把李源帶到一個小院落，派一個書童專門侍候李源吃喝，擇個吉日正式拜師。「李源，你記住，不准離開這個院子，只要你好好的刻苦練功，我一定使你成名天下。」「徒兒記下了。」

老俠這才督促李源把二五更的功夫逐步深入，並且準備兩個大筐籠，裡邊盛滿鐵砂子，就教給李源鐵砂掌的功夫。

光陰如箭，轉眼就是八年。李源學會三十六路白猿掌，三十六路白猿棍，一粒混元大氣，並且有鐵砂掌的功夫。